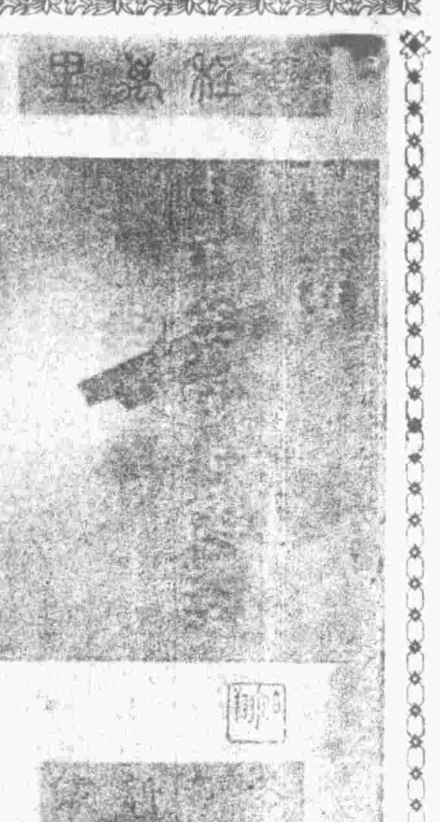
聯益之友旬刊
THE LIENGYI'S TRI-MONTHLY

（主任）陸企豪　（編輯）余天遂　趙眠雲　鄭逸梅　（攝影）林澤蒼　（廣告）張漢輔



一張美雅的賀年片　企豪藏

搨焦桐館印稿序

趙眠雲

揚子雲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不知子雲意中所謂壯夫者奚若。或者立功異域。紹靖邦家。出斯民於水火而登諸衽席。然後制禮作樂。繼周孔之往軌。開一代之文明。如是始謂之壯夫乎。然而士生今世。執斯言以自期。難乎不難。夫既不克爲子雲之所謂壯夫。躬食其世。隨波逐流。無一事以自表現乎。又不然也。是故一藝之細。雖似不屑於壯夫。亦未始不可以寄我幽情。遣我閒日。余少時亦好篆刻。旋棄而學書。慚無寸進之功。有愧吾友蔡子多矣。蔡子既工書。又精篆刻。黃陳鄧吳之長。既兼而有之矣。精進不已。他日何可限量。余嘗笑謂蔡子。斯世也。既不能爲子雲之所謂壯夫。亦何妨援宣尼不試故藝一語。以自解嘲乎。余與蔡子交有年。亦曾爲蔡子之所爲。而慚不能竟。序蔡子印稿。得不令我興望塵不及之歎哉。丁卯仲冬。鄉愚弟趙眠雲識於心漢閣。

發表兩封信

鄭逸梅

A信是我戚先任子寄來的

………此間治安。形式尙佳。然伏莽遍地。彼忠義長華界時有搶劫。惟鈔票則尙無問題也。而省銀行票。每元祇值五角餘。至八掛之。滿街强買。往往買一二角物。出五十元之省鈔一紙令找。商人之困苦。可以想見。日下又有所謂特別房捐者。向房主徵捐三月房租。美其名曰討赤。又有所謂奢侈稅者。凡油鹽醬醋。均在其列。以之曰奢侈。當局之儉可知。估價每百元抽至廿五元。以故租界各物。反較華界便宜。此等捐稅所入。除一部分供給軍費外。其餘亦莫名其妙。今津浦戰事變化。軍需益急。微收羅掘。更層出不窮。………

『此信自天津寄來。軍閥鐵騎下之小民。何等痛苦。我當爲北方黎庶誦「徯我后。后來其蘇」二語。』

B信是我友冷月氏寄來的

………十七年元旦。在虎山公園。開一作品展覽會。爲期七日。此會因張師石先生之相助。故得舉行。弟之研究藝術。酷嗜不倦。亦猶酒友之好杯中物。不過藉此以遣悲悶消煩慮。使我胸中逸氣。有所寄託耳。初非欲以示人也。如此公開展覽。雖曰提倡藝術。實亦不過以之易黃白物。而供家庭生活之消耗。非我所願也。然不由我不如此。爲之一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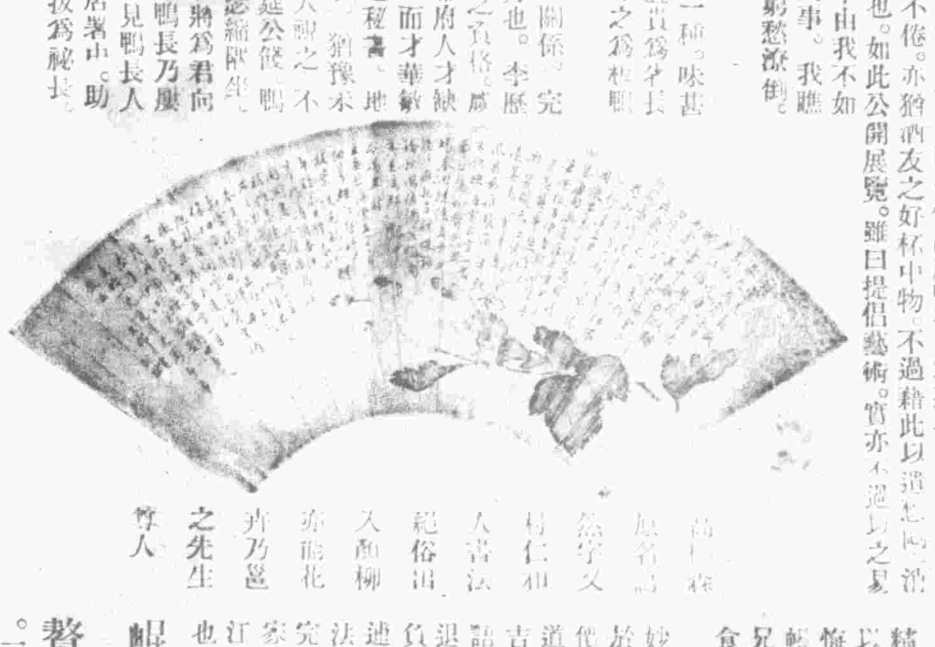
『把藝術易錢。確是最苦的事。我聽着這信。不覺觸起我同情的苦感來。因賣文爲生。窮愁潦倒。恐較我友尤甚呢。』

板鴨省長軼事

銀鐮

南京最著名之土產。有鹽板鴨一種。味甚腴美。溧水鄭謙居南京多年。後膺省長。『南京人以地之靈匹人之傑。因呼之爲板鴨省長而不名焉。』

板鴨省長其所以與關外王發生關係。完全因鮑貴卿之一荐札。而其何以能識鮑。則李國筠力也。李歷宦皖粵。鴨長（板鴨省長之簡稱下依此）以戶房師爺之資格。贋隨爲科長。後卒被擯。遂走京華。時鮑貴卿督吉。以幕府人才缺乏。大索秘書。或以江甯劉文煜者。劉固鴨長故人。而才華敏妙。實優於鴨長。時方任京師督察總監吳炳湘（？）之秘書。地位甚佳。不願東去。轉以鴨長荐。而鮑以鴨長無盛名。猶豫未決。鴨長亟以李國筠之荐牘來。事遂定。顧鮑亦但秉人神之。不久鮑事解。孫烈臣來繼其任。鮑將去京。督署同人設筵公餞。鴨長亦與焉。宴中座客多狐服鹿煌。鴨長獨一領羊裘。鮑見之大爲感喟。曰。君固寒儒。我去君事或有變。我將爲君向奉天老帥作曹邱也。鴨長感激下淚。然鮑卒亦忘之。鴨長乃屢函催促。鮑不得已姑爲作一札。令持往謁關外王。王見鴨長人物猥瑣。意頗不悅。而以鮑情意不可卻。乃令鴨長入居署中。助理公牘。鴨長頗能委屈自現。終以關外王特達之知。拔爲秘長。其後顯貴。莫非取逕於此焉。



高□森
原名□
熱字又
村仁和
人書法
紀俗田
入面柳
亦能花
卉乃邕
之先生
尊人

鴨長奉命長蘇。專車南下。抵江干。環而迎者大小官紳無慮數百。且多鴨長舊友。車停所舉之奉天馬弁數十人。蜂擁紛紛下。且向衆賓作瞄準狀。賓衆駭退。而有在車上傳命者曰。『省長請鄧邦述劉文煜二先生入見。』其餘諸位一律道乏。於是鄧劉於人衆中。昂然登車。他賓皆嗒然而散。鄧爲江蘇士紳中親奉色彩最濃之一人。鴨長督時。頗得其助。劉則以有轉荐鮑幕之情。鴨長初貴。意氣甚驕。惟於此二人尙能略假辭色。故亦惟此二人得享登車先見之特權也。

鴨長在蘇政績。其最不理人口者。厥爲販米。據精于審計者言。蘇民因此役而加重之担負。在千萬以上。而鴨長所得尙不足二萬金。故鴨長事後頗追悔。嘗於稠人廣座中大駡曰。『我家老七眞是個混帳東西。這樣的朦混我——』蓋鴨長之七弟。挾乃兄勢。與其親家高某（業米商。在南京開有榮昌糧食行。）主張開米禁說最力也。

聞人言。鴨長與其戚柳某因債務涉訟事。事尤奇妙。先是柳某與鴨長之七弟渾名老七者暱。因從事於經濟投機事業。合資購某種債劵三千九。時債劵適漲。老七主張脫手。柳意不能決。禱於南京道院。得「狀元歸去馬如飛」一籤。柳遂大言曰。此吉兆也。會見其價格更向上漲耳。老七曰。馬如飛語。要知其非定價格將驟退。因怒而毀約。言明此一千五之半數。由柳負之。後此債券價果大跌。柳懊喪欲絕。而老七逼迫甚急。柳無以應。老七乃假用其兄之名。訟之於法庭。法官判限清償。老七意得。而柳某則破產焉。究其迴。據知者言。柳實鴨長之妹倩。祇以平日兩家各不甚相投。致即身罹此大冰矣。後鴨長開府江南。于他戚皆一一延見。惟于柳某則始終一面也。

崐劇贅言

天遂

自京劇盛行。而崐劇幾絕響。當王者貴。其原蓋起於宮闈。大抵在洪楊之後。徽漢各班。遞邐入京。清后恩容。遇拔趙幟。立漢赤幟。一時負盛名者。莫不爲內庭供奉。於是風靡一世。祇聞激楚之音。歷光宣兩朝。而崐班零落殆盡。其間有十文十武（舊時崐戲每日須演二十目故文武兼全之崐班謂之十文十武）之某崐班。尙能流行於江湖間。余少時猶曾寓目。若全文之大雅四喜等班。遠不逮。不爲社會所歡迎。論者且謂其柔靡不振。而遠不如京劇之有聲有色。兼有尙武精神。其實好熱鬧而已矣。但崐班中何嘗無熱鬧之武戲。如京班所演之西遊記、水滸、奇劍、岳傳、各種全武行劇本。何一非出於崐班。今反爲京班所奪。而成當行出色之劇。崐班中反捨此不爲。必以文班自命。此亦失敗之一大原因也。

崐班中角色。大抵蘇人居多。蘇人閒雅。而無尙武性。負嬌而不喜習武藝。彼戲班中人。雖自幼習之。而功悄力薄。不能與北方尙武之人抗衡。乃益欲自掩其拙。而以文場鳴其實。文戲中仍當無武戲。如別有「寶劍」「刀會」「對槍」之類。惟演者皆無實力。若述重敍事。於是手段愈生。武戲愈不肖爲矣。且沾染嗜好。而武戲愈不能爲矣。以文鳴者。終以文自驕。而已。此其求劇人之心理耶。蓋人心之如此。而彼獨守其故步。因此遂漸凋零。至不能成班。凡有名班殘餘之人。合爲一班。所謂小全福班是也。消沉江浙間。以至民國。是誠碩果僅有者矣。亦有以生涯冷落。而改營他業者。才路如斯。堪爲浩歎。

凡事盛極必衰。衰極必復。自魏良輔創崐曲以來。歷元明清三朝。被爲度曲正宗。雖有弋腔、秦腔、梆子、亂彈、大鼓、下里巴歌。不登大雅之堂。獨有元音法曲。管領歌場者五百年。和聲鳴盛。至乾嘉而極其發皇。道咸以來。內亂外患。漸致陵替。同光之間。乃有京劇起而代之。（未完）

金心蘭山水

THE LIENGYI'S TRI-MONTHLY

本刊各欄文圖禁止轉載翻印

通靈記

顧明道

快活林前載傳思術一文。可知人爲萬物之靈。靈心相通。有神祕不可解者。令我憶及某友所談之粤中張聿立一事。是亦情場中奇聞也。爰不憚詞費而記之。

羊城張聿立。年十七。美豐姿。翩翩如張緒當年。倜儻不羣。少年英才也。家有老母。鍾愛甚深。張自誓必得佳婦。以故作伐者雖踵接於門。而迄未一下玉鏡台也。會其表姊于歸何氏。張往赴喜筵。忽見女賓席中有一綠衣女郎。年方破瓜。修態嬌容。豐韻雅絕。張驟覩佳麗。目眩神往。想入非非。以爲漢皐仙子。洛水神女。復見於今日矣。而彼女郎流波四顧。美目時時盼及張身。無意中四目相接。女郎乃嫣然一笑。低頭不復顧矣。張私詢表妹。始知女郎錢其姓。婉珍其名。家爲東江望族。與其表姊爲同學好友。工吟咏。善丹青。女相如流也。茲特來此送嫁耳。張默記之。翌日張出遊。途中見數車夫包圍一女郎。聲勢洶洶。急趨視之。則即綠衣女郎也。遂點首問訊。女郎玉容微頳。柔聲曰。余坐車至此購物。言明車價若干。不意彼傖妄言强索倍蓰之價也。張乃厲聲顧謂車夫曰。咄。若曹敢訛詐耶。吾當喚警至矣。車夫見張來。以爲與女郎一家人也。即逡巡挽車去。女郎乃向張致謝。互問姓名。略談數語。即翩然他去。時女郎已以蜜色單衫。□□花洋傘。益覺豔麗可人意。張自歸後。思念女郎不置。燈下擬情書洛神賦。一縷情絲。縈繞于女郎之身。越日至表妹處。則女郎已行矣。表妹知張意。笑謂阿兄如有意者。妹當作氷上人。俾郎才女貌。成爲美眷。張喜而諾之。然不知表妹一時戲言也。若婉珍之日在姊家。多貲財。雀屏之選。久已屬意此子。所以未定者。不過時間問題耳。而張相思之忱。無時或解。銀箏孤枕。時縈夢寐。望美人兮天一方。無禁何可。惟有常走表妹之家。刺探佳音。表姊厭之。遂曰。伊人已訂婚於王氏矣。張聞其言。嗒然而歸。大懊喪。每夜輒喃喃如有所語。家人以爲病癲。請醫診治。卒無效。如是者一月。而張忽鍾鄗。病狀似稍愈。然夜即酣睡若死。當曰。我往東江錢氏家去矣。汝等慎毋擾我。其母憂心如擣。知其子必有內隱。堅詢之。則曰。問表妹即知。遂遣急足往逆之來。表妹知張爲婉珍而病。自悔戲言。多言生事。乃毅然以婉婚自任。曰。適聞之說。或尙未定。姑往試之。成不成有天焉。張曰。女郎之母。將爲文定矣。顧爲女所拒。尙未下聘。急行則能及。否則噬臍有悔。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表妹曰。兄何知。曰。余唯日至其粧閣。見彼湌泣而道其母也。表妹駭曰。彼在東江。兄安能往。張曰。我夜夜而去。蓋去者非身也。心也。意者我心相思之熱。而我之靈魂使會飛去耶。我固常見伊人也。表妹大駭曰。兄升矣。翌日即至東江。偕婉珍粧閣而詢之。則芳體亦染恙日久。所病與張之病相同。蓋一見傾心。亦已鍾情於張矣。婉珍之病。大類精神病也。每夜則言有一美男子至其閨闥。若即若離。徘徊久之而去。而夢魂中又時時與之相遇。言談甚懽。其母以爲有妖。欲延羽士禳解。婉珍曰。兒所見者張君也。遇告以邂逅之情。其母尙欲爲女另聘。婉珍堅拒。其母愛之。亦欲招張之表妹一詢究竟。至是知兩人之狀。皆大怪以爲無此事也。表妹遂乘機說錢母。錢母聞張才貌。且知女已愛張。遂變其初衷而允表妹之請。事聞諸張。兩人病皆霍然若失。未幾即成婚。伉儷間愛好稱篤。里人聞其事。者皆奇之。播爲美談。李商隱詩。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殆張與錢女郎之謂矣。作通靈記。

十一月十一日

盛莊夫人之遺念

聞鍾

在大富大貴之家。歲施鉅萬。提倡慈善事業。原是當然之事。在社會上亦視若尋常。倘有歌功頌德之人。便以爲吹牛拍馬。因此有大恩惠之盛莊夫人。未有敢頌其德者。

今夫人已返瑤池。恩怨消滅。但使吾人有不能遺忘者。覺海上實少却一大慈善家。當此急景凋年。哀鴻遍野。尤不能不低徊往復。三思及之。

吾不敢謂海上更無大富大貴之家。吾不敢謂海上更無如盛莊夫人者。但覺盛莊夫人之功德。誠有不可泯沒者。特以告社會耳。

吳宙翁仕女堂幅

此畫長五尺闊二尺紙正潔白藏桐花甲任建城博士家爲宙老中年時作筆墨臻神化之境而詩句章□□無疑宙翁□□具作品大都花卉山水此乃仕女□見□□□也永好□□王六影持贈敝所製版供同好　編者識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現在革命尙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澈。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孫文

一信箋中之巨擘一

聯益箋

八大特色

（一）印刷清晰考究
（二）花樣收羅豐富
（三）顏色鮮豔可愛
（四）裝訂齊整精美
（五）格式雅麗別緻
（六）紙張潔白堅韌
（七）張數十足無缺
（八）價格公道克己

（承索價目單　附寄花樣　郵票五分）

聯益貿易公司印行

■接洽定貨

本公司接洽定貨莫不竭誠辦理夙爲商界所信仰讚譽而至凡本外埠各商號如欲向國外定購貨物或詢問價格等項可將貨樣品名詳細開示即當轉達廠家正確答覆而定貨一層更可迅捷穩妥且取價低廉格外優待倘蒙委托請駕臨或通函上海東西華德路二七七七號聯益貿易公司接洽可也

小說家程瞻廬

警世短篇 情毒（八）

漱六山房主人

鶴鳴銜以詞謝卻。仲淑亦無如之何。乃是歲之冬。鶴鳴竟與蘭意正式結婚於華東飯樓。雲夫人固已知之。雖竭力反對其子之舉動。而鶴鳴不顧。且謂其母尙不許者。蘭意必將自盡。兒亦投海以報蘭意。爲雲氏之不孝子矣。不復爲顧及老母矣。雲夫人聞之大懼。遂竟答諾。柳夫人則久爲蘭意所惑。彼已通函。春亭雖不贊成。乃無力可以阻格。於是鶴鳴蘭意之婚禮。居然告成。如日賓客雲集。寶玉盡獻。蘭意於成禮後。偕其摯愛之夫。同登汽車。逕歸寶山路之新宅。銀荇照夜。花氣侵衣。鋼床錦帳之間。蘭意張其媚眼。以盼其夫曰。今日禮成。吾心慰矣。新郎亦含笑容盼。低語之曰。吾愛此言。足以代表吾兩人之心理矣。然而蘭意轉盼之間。張春私語曰。汝不値一錢之女子。今日如何。吾仇復矣。春亭自歸其寂寞無人之書室。張目怒視電燈。口中自語曰。汝絕世佳人。乃不歸我而歸鶴鳴。今日何如。吾雖憐汝。顧無策足以拯汝也。

婚禮既成。所不知者獨藍玉及其母仲淑而已。藍玉早起省視其姑既畢。方深念鶴鳴。凡十有一月不歸矣。縱不念我。亦不一歸省母乎。又念不得鶴鳴家書。亦已一月。客中之起居無恙耶。抑別有所歡也。思極不期淚涔。忽聞鶴鳴之聲曰。母無恙乎。兒歸矣。藍玉聞言大喜。力奔而出。且行且拭其淚。已見鶴鳴昂然而入。衣冠華煥。神彩發皇。驟見藍玉梳一家常之髮。脂粉不施。淚痕幾欲奪眶而出。較蘭意之風騷妖冶。相去幾不可以道里計。鶴鳴惑於蘭意之婉轉相附。私心以爲柳蘭意者。方爲世間第一佳人。若藍玉之樸佇自甘。而不知迎合男子之意者。直一木强之美人耳。曾何足取。蓋鶴鳴蠱惑日深。斯對於藍玉之愛根日削。不待有反目仳離之詠。而已隱存厭薄之心矣。

藍玉見其夫子歸來。風彩依然。而眉宇之間。且多喜色。自慰彼離久不嘗家。而旅居無恙。眠食勝常。此番遊倦歸來。大足以慰閨中寂寞之心。而盡夫倡婦隨之樂。詎知男子之心易變。床頭已別有人耶。鶴鳴既見藍玉。雙眉退蹙。勉謂之曰。汝往乎。吾先省吾母。再視汝也。語未及畢。已疾行向內。竟不返顧。藍玉以淚眼遙盼其夫。倘私謂吾夫之行當也。遂亦力踵其夫之後。入見雲夫人。而雲夫人方與鶴鳴耳語。驟覩藍玉超超而前。立變其色。止不復語。鶴鳴遙謂之曰。汝且歸房。吾尙有要言。將商老母。行即來矣。藍玉無言而退。自念是何要事。乃不容吾預聞也。已而鶴鳴翩是而來。藍玉力敘其相思之苦。相望之殷。鶴鳴唯唯應之。意殊不屬。夜中共寢。藍玉竭意款洽。而鶴鳴仍甚淡漠。譬諸幽花瘦竹。不幸而